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四

左編

夷類

朝鮮王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其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

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  
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  
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  
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關不通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  
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  
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  
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  
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

金于獻馬  
要約不終

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右將軍辛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西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討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因信節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

兵太子爲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別，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

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  
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  
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  
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  
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其以素所意告  
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  
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  
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  
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

朝鮮相路人相朝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陰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漣清侯陰爲荻苴侯啖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夫亡多富誅贖爲庶人

高麗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爲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羸隨山屈繚爲乳南涯涓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園內城漢城號別都有遼水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園內城自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艦濟人因恃以爲壘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秉國政三歲一易善戰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爲閉宮守勝者聽爲之其



州縣六十大城置府一，此都督餘城置處間近。亦號道使，比刺史。俗喜投壺，楚朝食用蓬豆，蓋蓋。洗滌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其治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藉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爲奴婢，故道不掇遺俗多淫祀，祠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園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衢側悉構嚴屋，號局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主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

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於是  
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  
上柱國遼東郡王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  
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  
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  
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城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  
蹙隋士戰皆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  
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  
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黨  
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緘出見華人流客者

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  
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  
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  
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飄海  
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  
桓山，因以爲號焉。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  
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  
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

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塞。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叛，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

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烏桓或願留宿衛，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

校尉誠有益於附隸。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桓帝永壽中。張奐爲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幃中。與子弟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師。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人。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

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  
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  
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時幽冀  
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  
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卽以柔爲  
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  
斬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  
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蔡彤光武初拜黃門侍郎爲偃師長彤有權畧視事  
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贛令時天下郡國尚

以賞其功

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  
黨數年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  
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畧  
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  
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  
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  
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  
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  
款塞上招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何邑落諸豪  
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



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永平元年  
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警彤  
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  
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三年徵爲太  
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  
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  
在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  
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  
謂左右曰此太僕之位太僕吾之德侮也十六年使  
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

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循出高關，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愾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効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因時奉祭焉。

匈奴

趙襄子賒何注而被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  
共滅智伯分晉而有之則趙有代何注之北魏有河  
西並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  
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  
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  
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中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

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寇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克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

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非徙十餘萬而蒙恬死趙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  
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  
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單于欲廢冒頓而  
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  
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  
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  
騎下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頂

近言廣者  
每按此數  
能不知其  
慨已朽矣  
人無學位  
可分

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  
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  
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  
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  
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  
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旣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  
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  
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  
奈何與人鄰國而受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

若胡人亦  
各愛之况  
中國乎

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  
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  
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  
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  
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  
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  
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  
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  
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  
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

漢書卷之  
不與之爭  
亦知其強  
耶

晉書卷之  
三  
信降

漢書卷之  
以多兵  
中

月氏南并樓煩白洋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  
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  
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  
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北服渾庾屈財丁靈鬲  
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  
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  
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兵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  
寒雨雪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從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驄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祭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

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絮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有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盜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老上稽弼單于死。城  
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興匈奴和親。而中  
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  
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二  
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  
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  
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  
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  
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主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  
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去。是之後。

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世，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通關市，餽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一奸，闌出物與匈奴交易，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騎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因

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  
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  
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除二恢部出代擊胡輔重閭單  
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  
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  
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  
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  
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  
之十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

後冬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鼓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

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散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令居往。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  
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被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三年  
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  
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畢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

下取冠子  
取所請漢  
王亦有神  
降之也

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  
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  
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  
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  
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  
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肱雷爲塞而匈奴終  
不敢以爲言是歲僉侯信使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  
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  
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  
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

蘇楊信王

匈奴為奴

背中國

欺之也

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莊給繪絮食物、有  
歸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冷、吾太  
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  
為欲說折其辨、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義、每漢兵入  
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而單于復  
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語匈奴使其  
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

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塋直數千金曰  
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克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  
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克國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  
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  
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  
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  
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匈奴乃立其弟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京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敬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匈奴聞悉遠其輜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有詔捕太醫令隨伯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毋闕貳者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遂屠貳師以祠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二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并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何何卽穿并數百伐材數千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昔發屯單于家匈奴

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克。克國以爲烏桓間殺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凡五將軍。兵十萬餘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



五將軍兵凡三十餘萬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悉  
走歐畜產遠逃避是以五將少所得止以虎牙將軍  
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不  
獲自殺漢封惠爲長羅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  
雪於是下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  
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匈奴大虛弱諸國羸  
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  
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  
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止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  
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  
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鞬各六千騎與左大  
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日逐王先賢揮其  
父當爲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之國人以故頗  
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胸鞬有隙卽率其  
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  
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胸鞬立三年而敗其後薄胥  
堂立爲屠耆單于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立爲車犁單  
于又有烏藉單于呼揭單于是時匈奴亂五單于爭

立呼韓邪單于殺屠者單于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  
尊車犁而車犁復歸呼韓邪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艾  
自立爲郅支單于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  
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  
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  
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  
遣子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款五原塞  
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  
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  
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黃金璽轡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  
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  
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  
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  
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  
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  
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

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韓邊殺水獮前後三萬  
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亦遣使奉獻漢興之甚  
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  
年呼韓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匹。黃金九  
百斤。帛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元帝初  
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  
原郡轉穀一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  
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  
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旣脫皆殺  
之。呼韓邪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

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  
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  
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  
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自與爲盟約曰自今以  
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  
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  
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  
路刀金雷祚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  
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

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蓋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擊，繫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翁侯詐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匈奴，通語。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

康居計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乘  
駝驢虎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  
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  
居誅斬郅支。郅支旣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  
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爲所邀  
擊，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  
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  
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  
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耶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車于惟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譏伊秩

嘗自代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秩伊訾懼誅將  
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  
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  
可忘我夫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  
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  
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  
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  
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  
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

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寶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卽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

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赦之。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緝帛。

新

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况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敝丁業六人多齋金帛重遺單于論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絳詔令上故印絳單

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掖授之左  
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  
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  
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  
朱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  
綬奉上將率受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  
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  
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  
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  
以絕禍根將率猶豫莫有應者饒燕士渠悍卽引斧

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存骨都侯當自將索回漢賜

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適有漢音

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

請故印

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

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

奈何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

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

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

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

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譯字欲以

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賜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在？」

左賢王樂將兵入

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

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

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畧民吏畜產。



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  
通拜卞立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  
宗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日糧同時十  
道並出窮迫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  
十五子莽將嚴尤諫莽不聽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  
煙火之警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  
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  
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三十一歲建國五  
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  
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當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

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越輿而立咸爲烏累  
苦鞞單于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  
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  
王歎者玉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歎弟騎  
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  
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  
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歎颯莽  
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

八編類纂

分類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三十八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五

左編

夷類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空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始建國於棘城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父涉，題以全柳城之功，拜鮮卑單于。

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晉武帝時遣使來降拜爲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龐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龐卑辭厚幣以撫之龐又遷于徒河之青山龐以大棘城卽帝顛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法桑制同於上國永嘉初龐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迎歲寇掠自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龐子翰言於龐曰戎諸侯

莫如勤王。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暨于外。以履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番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勒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應從之。是日幸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於平陽。將軍魯昌說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齊郡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

漢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達道化者蓋以官非正命又自以爲強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太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庖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遵授庖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庖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庖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州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時平川刺史崔慈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慈意庖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

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  
崔益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  
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  
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  
防一則疑吾與益誦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  
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  
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  
大言於衆曰崔益昨有使至於是三國果疑宇文同  
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  
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備銳士



配其子銑，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其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遂大敗，盡俘其衆。於是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業。崔慈懼虜之讐已也，使兄子燾僞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殺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慈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慈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于棘城。

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遼東，帝遣使來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非將軍平州牧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統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子文乞得龜擊虜，虜遣統距之。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起，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成帝卽位，加虜侍中，位特進，遣使與太尉陶侃等約以共攻石勒，朝儀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慕容皝嗣位，是時段氏益彊盛，其地西接滄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二

萬餘人。燕王四年，段遼爲石虎所敗，奔燕。魏殺段遼，盡殺段氏之衆。是年，魏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封爲燕王。穆帝永和四年，魏卒于僞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九年，自龍城遷于薊。十二年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僞遣慕容恪攻龕于廣固。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恪曰：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

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墻深塹以守之。龔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龔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龔竟爲僞所殺。并阬其徒三千人。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人武陽。燕王僞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畧地，入置守宰。僞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凡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僞善之，乃更令三丑發兵，以來冬。

請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復伐之，衆潰，萬免爲庶人，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於河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晞立，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朱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召吳王番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乃卒。太子晞卽位，年十一。

改元年熙時恪已歿吳王垂為人傳評所忌遂濟  
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取洛陽九壺關入潁陽及襄容  
許戰于潞川許敗遂圍鄴堅自帥赴鄴燕王臨菑龍  
城堅遣將追之及于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  
出降堅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  
州牧鎮鄴燕

符洪孫堅

附慕容冲

符洪畧陽氏人也世爲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畧驍  
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雄之士宗人  
滿光滿突遂推洪爲盟主有虎滅石生洪說虎宜徙

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  
軍流人都督處以枋頭累有戰功封西華郡公其部  
下勳將關內族者二十餘人以洪爲關內領族將  
閔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  
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  
督餘如故洪怒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  
洪有衆十餘萬初虎以麻秋鎮抱罕冉閔之亂秋歸  
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  
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  
健收而斬之及符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爲受石

抵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徒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青自軹關入河東，徒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中將張先要徒於潼關，徒逆擊破之。徒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拒，徒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



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客遣使獻捷於京師，并修好於桓溫。永和八年，健備卽皇帝位，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長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桓溫之入關也，健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萇勒兵入東宮，將殺符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萇以健爲死，起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東兵衆皆捨杖逃散，執萇殺之，數日，健歿。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王猛召婆樓，猛注梁

平老等並爲王佐之木爲其羽翼畧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僞位權翼說堅行湯武之事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亟以爲言堅遂殺生以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等二十餘人初堅母苟氏以庶子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爲羗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貴中郎將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特進彊德

健妻之弟也嗜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鄒羗性鯁直不撓與猛論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彊豪誅滅者二十有餘於是百察震肅豪右屏氣晉哀帝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生之弟也以謀叛誅時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人終必爲患堅不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擾邊動衆非國之利所獲貲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

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人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堅弟融以匈奴爲患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都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一萬攻其杏城巳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等爲前鋒都督轂遣第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會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羗

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聽馬賊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穀壽斌分其部落置城邑。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邑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晉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於枋頭。暉衆屢敗。遣使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苟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

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不可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將軍梁成。鄧羗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道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將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悉甲赴之。破暉將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羗等十

將率數騎悉萬伐喘堅親送猛於灞東謂曰今授卿  
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  
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  
邠相見也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  
內侍帷幄出總戎旅稟陛下神靈殘胡不足乎願不  
煩鑿軫冒犯霜露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於是進師揚安攻晉陽猛攻壺關所經郡縣皆降於  
猛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  
道遣張蕤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  
入晉陽囑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守餘萬以救二

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  
進師與評相持遣鏡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旁  
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晞慙遣使讓評催之速  
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來戰乃陣於  
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  
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僇力行間以報  
恩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  
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堅聞之留木等宏守長安以  
符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  
猛至安陽迎堅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暭出奔高陽堅



將執而送之。堅入鄴宮，諸州郡牧守汲汲。夷渠師盡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縛評送之。堅散席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幽州刺史，鎮薊。赦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封受有差。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桓雜類於長安。馬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於實貴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順。子晉世歿，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

於堅世第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  
將符雅楊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  
次於鶩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騎  
千餘救之戰於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  
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符密降于雅  
蒲爲內應纂懼而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  
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  
是張軌據涼州九世至天錫天錫攻李儼於隴西儼  
求救於堅堅遣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猛  
獲甲士五千以歸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

懷遠且跨威河存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溪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疋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瀕川侯堅聞桓溫之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瀾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領國師六十歲公舉勳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譏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以王猛爲丞相以符融爲征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王猛寢疾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  
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王猛卒堅置聽  
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學犯者棄市妙簡  
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  
識堅殺之識學遂絕晉太元元年遣其武衛苟萇等  
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賜軍屢敗乃乘素  
車白馬面縛輿襁降於軍門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  
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  
君遂殺諸弟併殺什翼犍秦兵趣雲中郿衆迺潰圍  
中大亂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

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者至長安傳變之堅欲  
遷珪於長安夙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勿莫相統彊  
仁勇而有知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  
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勞莫敢先  
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  
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  
之分代爲三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  
使統其衆二年趙故將作功曹熊逸屢爲秦王堅言  
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逸爲將作長安大修舟艦  
兵器備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禹曰自王

猛之、成、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  
矣、大、王、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番、笑、曰、天、下、事、非、爾、  
所、及、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曰、故、事、發、其、王、侯、  
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  
堤、通、渠、引、瀆、以、溉、關、南、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  
以、符、洛、爲、益、州、牧、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  
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  
故、帝、爲、逸、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志、怒、  
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  
常、損、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

請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耶爲通晉陽之事。以匡社稷。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頽爲幽州刺史。爲其謀主。率衆七萬餘。發和龍。將圖長安。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永州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埃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將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符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

石起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行四百餘里符屯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衆十萬衛等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頽及其黨與百人堅徙洛於涼州徵符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盤石之宗於諸君之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第三千戶以配符不



鎮鄴如是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銜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爲諫議大夫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泄問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讐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鬪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靈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

具牛爲由，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儲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在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篡，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

於江足斷其流羣臣各有異同廷議者久之堅曰所  
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  
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  
羣議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牛  
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  
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  
伐三也諸言不可者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  
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  
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關劣以累長之威擊垂  
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

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鬪之賊也。我之讐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輩，顧謂安曰：朕將與公自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嶷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

南隴區地，水氣傷虞，舜遊而水返，大禹適而弗歸，何  
足以上勞聖駕，下困蒼生，苟聞德足以懷遠，可不煩  
非兵而坐賓百越，堅所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汰，  
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善關主者出師，必  
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  
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噪者宮室將虛，兵動  
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雞夜鳴，羣犬哀噪，旣  
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  
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終不從。堅少子中山  
公，說有寵於堅，文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造

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且晉主無罪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貲財竭於內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非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也劉禪豈非漢

迄苗裔耶，終爲魏所滅。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  
達通變耳。是時慧星插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  
千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諸城，輔  
國楊彪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冲別將攻萬歲城，  
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愷及冠軍慕容垂率步騎  
五萬救襄陽。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長救涪城。愷  
遣垂爲前鋒，次於沔水。垂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  
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  
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人十丁，遣從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騎射，富室材雄者皆拜羽

林郎下書師克捷之日以帝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平陽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羗虜我之讐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舉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暕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



十七萬前後于里旌鼓相望墜至項城涼州之兵始  
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  
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頡  
融等攻陷壽春番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  
洛澗楷准以退東軍成頻敗主帥晉遺都督謝石徐  
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  
相繼距融夫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州  
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  
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而  
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

進衆軍，荷槍賊帥，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敵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時張蚝敗謝石於淝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誦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援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馱馳騎界陣，馬倒被殺，軍遂大

敗。詎師追擊。至於青岡。賊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  
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  
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  
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賜尚  
蓄朱序。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  
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  
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  
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  
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  
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

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張毖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解甲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擊泓。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雍州牧。推叔父垂爲丞相。冀

州牧秦玉堅爲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追逼今瞻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東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符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符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堅命寶衝討之符敷勇果輕敵不卹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敷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恩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遇也。敵弗從，戰於華澤。敵敗績被殺，堅大怒。苻萇懼，誅遂叛。初，姚萇降於苻生，堅以萇爲楊武將軍。爲堅將，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翊衛皇帝，還反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

爲天下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是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番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命，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以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符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

長安堅拜暉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  
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  
其衆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噪暉師敗  
績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  
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  
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  
冲於長安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  
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



下邳進據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初晞之遣諸弟起兵於外  
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  
千餘人晞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  
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鍤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  
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非  
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  
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  
服堅乃誅晞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  
女皆殺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飭妻

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嘗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兄弟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孝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冲又遣尚書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於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垂復圍鄴城，朝廷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水陸連濟救鄴。牢之至枋頭，盤

桓不進。及至鄴，慕容垂逆戰而罷，遂撤圍北。如新  
牢之追擊垂，爲垂所敗。單馬走還。時鄴中饑甚多，奔  
中山幽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穀於枋頭，冲率衆  
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  
雖兵寇危迫，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肩難而至者，多  
爲賊所殺。堅之分兵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  
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  
能飛，遠徒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  
答。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  
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以待

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古人堅既不許萇之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於是符丕稱帝自鄴奔據晉陽